

星讀九

閣史畹

史牘史

論言論



讀
史
牘
言

秦篤輝 著

中
華
書
局

讀史賸言卷一

清 漢川秦篤輝著

歷觀全史。大抵于國家之利減一分。則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實利國家者也。于國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減一分。似利國家。而實害國家者也。堯之戒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矣。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誠千古之炯鑒哉。

晏嬰身爲齊相。知陳氏有尾大之虞。公室席不測之禍。則當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術。亦曰爲國得人而已。當時以孔子之聖。景公欲以尼谿封之。使其得國行權。百陳氏烏能爲。而嬰躬自沮之。終成田齊之禍。謂齊亡于嬰可矣。徒與叔向爲楚囚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謂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賁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小人未嘗不知君子之勝人。而乃不躬行之。又于勝己者輒嫉焉。是謂自暴自棄。晏嬰子西類也。皆自敗其國而已。烏足以厄聖人。

史記謂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萊侯果與之爭齊。說苑謂鄭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釐何果與之爭鄭。不必有其事也。而趣時者宜若是矣。說苑載太公誅華士。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亦不必有其

事也。而立政者，宜若是矣。

孔子之贊管仲，曰如其仁。曰一匡天下，稱齊桓爲正而不謫，亦許管仲之辭也。而其短在器小，在焉得儉。在不知禮，人品較然矣。曾西及孟子，專以其短言之，已不如孔子之允。至宋儒則深文周内，凡管仲之長，皆必以至壞之心術測之，其刻核不肖，亦已甚矣。

召陵之師，非真欲伐楚也，特以服楚爲名耳。是時子文爲政，楚國無隙可乘，伐之亦未必勝，故因侵蔡之便，藉之盟楚，以爲名。此桓公管仲之志也。志出于此，所以爲師之名，必使楚爲可受，以示不深責之意。乃可一盟而退，楚亦何必不盟，而爲不可正勝之戰乎？此知己知彼，兩得所欲之至計也。夫使其可受，乃故爲一小一大之詰，小者僅包茅不入，俾之受以爲盟，大者爲南征不服，使其辭以免戰。若直以僭王猾夏之罪伐之，則至大而無可辭，勢將必出于戰。戰而勝則已，不勝則舉數十年之霸業一朝隳之。此桓公管仲所深避者也。呂東萊不識霸者權誣之心，于其問南征也，譏其甚惡寬惡，多罪薄罪，于其不責僭王也，譏其心切于求目眩于視，皆非事情之實也。

小白先驅以入齊，重耳緩圖而得晉，勢不同也。蓋小白力能制子糾，重耳不能制夷吾也。所謂刻不可犯也，使夷吾當其刻，亦爲賢者驅除難耳。

秦晉相構，自圍鄭

僖三

十年以前皆晉失也。圍鄭一舉，秦有三失焉：助晉私憾，圍鄭一也；聽鄭獨爲退兵，二也；退兵亦當與晉講解，和晉鄭而去之可也，私道三戍，市己之恩，激晉之怒，三也。三戍既遣，又開襲鄭之隙。

于是乎有殺禍。然則秦穆反覆無常，展轉自賊，不有秦誓之悔，亦殆矣哉。

齊公子商人驩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于公，有司以繼之。

文十八年

而卒以弑君繼位，是以財收衆人之

心，爲竊國之術也。乃以爭田宿憤，別歎父而啓弑萌，前以惠成，後以貪敗。豈兩人哉？彼特藉小惠以遂大貪，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盡一國之財，獲一國之富，而貪根輾轉，卒被戕夷，孰非自作之孽哉。

鄒克聘楚。

成十二年

嘉禮也。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至晉楚戰于鄢陵，而射共王中目。

成十年

子反之言，非先爲之識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伊戾欲用牲加書陷太子痤，宋平公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

襄二十六年

其後寺人柳用性埋書陷華合比，平

公遂逐華合比。

昭六年

獨不思其爲伊戾之故智哉？疑之生闇，有不可窮詰者矣。

晉之叔向以博洽聞，知道則未也，明知晉之失德，平邱之會，乃曰不可以不示威。又曰不可以不示衆，對

魯且曰：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亦可畏也。

昭三年

及景王風晉之不脩職貢，惟責王之樂憂，非禮。

昭六年

前

後毫無反己自脩之辭。左氏每盛稱之，寡識哉。

子家謂季氏隱民多取食焉，齊之陳氏亦厚施于民，姦臣未有不結民者。

陽虎家臣耳，囚季桓子。

定公五年

強孟懿子。

定公六年

任其操縱，無敢拂逆，何邪？觀孟孫之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

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不敢頗言虎惡，轉爲之請美官，蓋以虎素與晉通，挾大國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當昭公之出，士鞅荀躒等受意如之賄而庇其惡，常定公之時，士鞅等又受陽虎之賄而肆其毒，故其後虎敗終奔晉也。惟賄是崇而黨惡害鄰，晉爲已甚矣。伍奢之死于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與晉滅鄭而鄭殺之，可謂非其罪乎？周禮曰：殺人而當者，戒勿讎，讎之則死。伍員惟宜報楚而不報鄭，明矣。何燕泉反以不爲子建報仇責員，何哉？然員之報楚，自云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又豈可以常理論哉？

衛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後師，衛靈以接手之辱避位而畔晉，唐明皇至馬嵬，辭軍獨往，亦用是術。代宗陳州德宗奉天，特踵而行耳。然平日無恩德以結其民，徒恃臨亂之一激，亦危矣哉。

蒯瞶與五人與緞強盟孔悝，

哀十五年

其子疾亦使五人與緞強盟蒯瞶，可謂以身教者從。

孟子之賢不可殫述，而其進退裕餘尤在不受齊君之祿，以局外謀局中之事，以無憂代他人之憂。三代後惟李鄴侯、唐靈武時彷彿似之，惜乎其後不能然也。

六國上策莫如行仁義，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從以拒秦，從橫人之計，割地賂秦，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直無策矣。若蘇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從，皆爲己謀利起見，所以見鄙于君子。

守天下之術，至秦始皇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奈何？亦仁義而已矣。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國多官衆，才無不庸，士之利也。內亂外患，兵無由弭，民之害也。

封建之地太廣。是教之畔矣。此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爲得封建之準也。然封建利少而害多。畔則害朝廷。不畔亦害百姓。至于弑逆之慘。皆起于封建。所以必不可行也。毛仲氏曰。秦始皇郡縣。救全天下萬世人倫之變。誠哉是言。

有恆之人。無終者寡矣。無恆之人。有終者寡矣。項羽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兵法又卒不成。則亦安有成哉。故觀人必于其所業。

蘇子瞻論范增未允。謂增當去于殺卿子冠軍時。按此時項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誅義必羽增同謀也。義逗遛本可誅。且義不誅。章邯不破。秦兵正強。卽沛公何能乘閒入關哉。論當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戰爲第一。反以誅義爲罪。謂增當去之。不亦愼乎。

漢高之勝項羽。在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固已。亦在善用閒與不吝金寶。故以四萬金聽陳平用之。知秦將爲屠者子。則以重寶啗之。而致連和。知陳豨將皆故賈人。則以金啗之。遂多降者。固勝印剗弊而不忍于者矣。雖然。此漢之必不可爲三代哉。

漢高爲人。麤率猜詐。其短甚多。幸而遇韓信之見小利易于牢籠。項羽之爲大愚。任其鼓弄。蹈瑕抵隙。因而有成。阮籍登廣武原。謂時無英雄。竟使豎子成名。放開眼界。所論原不爲過。但以暴秦之後。民生塗炭已極。得一彼善于此之人。遂可以獲天休而成帝業。正孟子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時則然也。不能生湯武。生一彷彿湯武者。天之氣運爲之也。

沛公入關告諭。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初不言義帝也。及帝死。亦不聞有一言也。聞董公教乃爲發喪。特爲討羽之名耳。其心豈真有義帝哉。核實論之。義帝特諸侯之長。非真有共主之實。以不學無術之項羽殺之受惡名耳。使沛公一天下。義帝而在。其能存者幾希。

史記載圯上老人授張良書。謂讀是爲王者師。不知果何書。王者師語。出孟子所指者。教養之仁政。非兵書也。今所傳三略。託名黃石公授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嘗將兵。所決策。在曉關擊秦將。鴻門救沛公。燒絕棧道。示項羽無復東意。勸以齊王封韓信。沮封六國後。及急擊項羽。皆決幾于事先。智謀之士。所見皆同。特遇漢高知言。如石投水。故獲成功。非有布陣攻敵之勞。奇門遁甲之術。必藉黃石之祕書也。蘇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論。謂其意不在書。猶謂有隱君子託以授良。今考其實。圯上老人。恐亦當時譚言。所謂見我于穀城山下。語尤荒誕。史遷好奇而載之。良晚歲謂欲從赤松子遊。實未見其人。黃石公亦其類也。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爲秦樹敵也。酈生勸漢高立六國後。則爲己樹敵矣。然此爲漢計失。爲六國計得矣。使張良真爲韓也者。宜贊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爲漢。非爲韓也。

陳平勸漢高僞遊雲夢以擒韓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游以好出。適爲信擒矣。事有幸成者。諸此類也。季布與朱家無素。而家救之。鍾離昧與韓信相善。而信負之。家以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昧。恐累己也。益徵信不反矣。爲信計。遠宗范蠡。近效張良。或可以免。而以恥與噲等伍之驕氣凌人。獨何哉。

以伍胥之知。前不能保其父于楚。後不能保其身于吳。明有所虧也。以韓信之知。前不能獲其養于窮。後不能獲其安于達。見有所累也。夫必無虧與累。而後謂之知。若二子。皆不自顧其健者也。

蘇明允論高帝之欲斬樊噲。爲欲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最爲卓見。又謂噲死于惠之六年。天也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又謂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有不欣然從之邪。皆深切事情。儲在陸謂爲已甚。按噲縱不叛。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此必然之勢。且陳平素畏噲。必多牽制。欲說噲誅呂。殊費周張。況呂祿棄軍。噲妻呂嬃出其珠玉重寶于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顯有明徵。而謂噲能與其妻異邪。

古今聖人之下有賢人。賢人之下有妙人。越之范蠡。秦之蔡澤。漢之陸賈是也。不忘富貴。名節亦無虧焉。不及聖賢。出處亦無愧焉。易妙乎爾。妙其急流而勇退也。是一節可取也。

人動謂今不如古。只漢文帝除肉刑一事。今勝于古多矣。或者猶欲唱議復之。豈非不仁之甚者哉。漢法禁夜行。李廣犯之。是犯法也。霸陵尉有巡徼之責。呵而止之。固宜。其言曰。真將軍尙不得夜行。何言故也。使吏盡強項。不顧藉如尉。則天下且治。李廣爲國大將。外舉不避仇。擢而用之可也。否則度外置之耳。殺之不已甚乎。尉奉法成仇。廣執法報怨。卒扼于衛青。死宜哉。

後漢書劉玄傳。王莽首傳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按此語雖駭而實慧。凡姦臣之被惡名者。皆可深長思矣。

劉恭係劉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更始遣恭請降赤眉。赤眉將殺更始。恭欲自刎。乃赦之。後更始爲謝祿縊殺。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得免害。後乃遣恭乞降光武。盆子對光武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帝笑曰。兒太黠。宗室無貴者。度亦恭教之耳。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按後漢書。未爲恭立傳。事散見更始盆子二傳中。今觀其崎嶇禍變之中。保全盆子。猶易。不負更始尤難。光武稱赤眉將徐宣爲鐵中錚錚。備中佼佼。宣何足當之。若恭真其人也。可不謂義士哉。傳又稱恭少習尙書。略通大義。隨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蓋立身具有本末云。

後漢書馮異傳。李軼初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因異致書。遂報書與連和。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更始將朱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按此足報伯升之仇。可見光武不以倖功而忘其兄。而無信之不可行。亦是昭昭矣。

華陽國志。昭烈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遂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謂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陳登元龍曰。雄姿傑出。有王霸

之略。吾敬劉玄德。帝未遇時。見賞名流如此。何待孟德許爲天下英雄哉。

孫權聞昭烈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大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是在猊亭既敗之後。權猶見憚如此。

宋袁燮繫齋集。劉璋本以奸逆據蜀。固漢賊。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按此最可破昭烈不當取蜀之說。

抱朴子。魏武帝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按此事正史不載。葛洪不知何由知之。

孫夫人在荊州。權可大遣舟船迎妹。異日白衣搖櫓之謀。已兆于此。易曰履霜。堅冰至。荊州曾不力爲之備。何哉。

蘇明允權書。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夫明允之論蜀是。而論孔明則非也。當日秦漢故都已爲曹操所有。孔明安從而得之。荊州且與孫權爭無已時。舍蜀無

插足之地。隆中一對了。然明白。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何嘗欲棄荊州而終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則天也。漢之高祖。何嘗非由蜀而興者。明允豈忘之邪。但歷來僭國居蜀者。每不久輒亡。蜀險之不可恃。明允固確論也。

蘇子由三國論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孫權。在時勢。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蘇于昭烈孔明。率多異議。皆成敗之論。未可憑也。然謂因所不足以求勝。卻爲名言。蓋善處所短。卽是善用所長。

楊升菴曰。宋儒譏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爲貴。後主襟量有餘。權略不足。識者咸以爲憂。藥無高下。對病爲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是亦先主遺命也。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尙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吾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孝裕之見。非卽孔明之見哉。難與不達時務者言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可見臨天下以聰明睿知爲先。而寬裕溫柔次之。

漢焦先字孝然。皇甫謐高士傳。漢室衰。先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或數日一食。按先之節。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寧傳注。魚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曰。瓜當作蝸。魏略又云。嘉平中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祝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癡邪。人疑牂羊謂吳。段攬謂魏。

曹操篡漢。實荀彧首贊成之。以操窮凶極惡。卒移漢祚。似無天道。詳考其事。而知天道不爽。有三快焉。操手毒荀彧。以逆臣殺逆臣。一快也。曹丕納父妾。以逆子污逆父。二快也。司馬師弑髦。司馬炎滅魏。以逆臣篡逆臣。三快也。且曹叡之子芳。乃乞養他人子。不知所從來。實非曹氏子孫。則芳立。魏已亡矣。名爲蜀亡于魏前。實魏亡于蜀前。更見天道昭然。尤大快也。

董卓既誅。王允秉政。漢幾復興。以不赦李淮。郭汜。激成禍變。然淮汜欲逃。賈詡曰。倘釋兵。一校尉可擒矣。不如將兵攻京師。敗而後逃。遂不可制。則詡實亡漢之賊。其後復爲曹操謀。詡之罪。可勝誅哉。

淮汜之亂。漢室之亡已決。曹操再造。使其不爲篡逆之謀。其功當駕乎伊周。爲千載一人矣。思作文王。遺臭萬古。操之奸。操之愚也。

曹孟德聘虞翻。翻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贓汚人邪。孫權勸孟德稱帝。孟德曰。是兒欲置我于火炕上邪。夫孟德欲避火炕而甘爲盜賊。所謂不能充其類者也。要知能避火炕。乃真爲盜賊。所謂小人喻於利者也。祖逖行軍。不禁剽掠。其弟約。後遂爲亂。亦逖有以致之也。

景略之不從桓溫。猶孔明之不從曹操也。然景略以其師教之。師曰。君豈與桓溫並世哉。一言而出。處定師。史失其名。蓋隱君子。

謝安之破苻堅。非幸也。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縱不能勝。必不可敗。

苻堅之敗。聞風聲鶴唳。疑爲晉軍。齊高世辨。說周師見羣鳥飛起。以爲旌旗。卽馳還不能返顧。蓋心之怯。

者物皆敵也。

蘇子由論苻堅欲滅晉當效左出右入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雖韓白不能禦何況謝玄此論誠然千古無如此計之毒吳之敗楚隋之滅陳皆由于此而靜以守之不爲其所疲且誤如李牧之禦匈奴廉頗之禦白起可也。

楊升菴于南朝人物首推韋叡子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猶一時之傑允則千古之英也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其才不可及也事君盡忠不欺一言臨難守義不圖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其養不可及也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縑袍其清不可及也姻婭徒步造門允散財給產以相瞻振其惠不可及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于宗愛之威勢則執禮抗之于焦母之貧老則竭力保之其不畏彊禦不侮矜寡不可及也興學則首立規模斷獄則務期平允機務悉周于明察志氣不衰于期頤舉孔子所謂知廉勇藝文之禮樂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好古敏求知樂仁壽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後當與孔明相伯仲他非其倫也。

元魏以高歡除余朱氏而歡遂反避歡就宇文泰而泰弑逆善乎裴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又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行有將來之慮嗚呼觀此當日之爲君者不誠難哉善建不拔亦惟慎其始耳。

元魏主恭爲廣陵王時因元叉擅權陽得瘡疾閉口八年爲羣臣所立後爲高歡所廢旋見弑于魏主惜

其以八年之瘡而死于一朝之立也。然亂世之君亦可哀也哉。莊子曰：厲憐王，信矣。

侯景畏慕容紹宗，聞其來，曰：「誰教鮮卑兒？」

指高澄

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亦可謂死高歡走生侯

景矣。宗制景，歎爲澄早策之。澄遣宗，陳元康教之。元康亦傑矣哉。

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遂歸。侯景謂慕容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養寇者信有罪矣，而免死狗烹，亦可鑒哉。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梁無蕭正德之引，侯景烏能爲哉？正德爲梁主之姪，既叛入魏而復歸，是一反側子也。復使將兵討賊，引景深入甚矣。梁武之闇也。

侯景叛梁，自八月至十一月，遂入臺城。西魏伐梁，自十月至十二月，遂入江陵。亡國之易，未有如梁者。

晉載紀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閒。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北齊書陸法和傳：「侯景渡江，朱元英問法和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掠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按宜待熟時，此言雖小，所喻至大。凡人爲善無報，善未熟也；爲惡無報，惡未熟也。熟則善無不興，惡無不亡。自勉者宜審其幾，觀時者宜俟其定。

隋高祖伐陳，作艦投柁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此蓋度陳人已困，有必取之勢，愈示形以恐之，卽李靖散舟于河之意，而特謬爲大言耳。不然，前何聽高穎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及縱火燒其積儲之祕計乎？」

李密尙有山東舊地。雖敗于隋。非窮無所歸者。且有徐勣代爲之守。而其麾下王伯當、魏徵之流。皆人傑也。何遽降唐。旣降又圖反覆。致死進退狼狽。豈天奪其魄邪。

讀史賸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麗。高麗兵十五萬。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使高麗有能將以十五萬之衆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斯時可不謂危哉。其勝亦幸耳。乘危勢而邀幸勝。人謂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勣勸高宗立武氏。後滅其族者卽武氏。奸人自敗。亦可鑒哉。

史稱李淳風對唐太宗預言武氏之禍。或者謂係好事者事後附會之詞。殊有卓見。且猶有說焉。天象曆數卽真如此。使太宗不漁武氏之色。而選之入宮。高宗不爲聚麀之行。而援之立后。彼武曌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曌之禍。自術士言之。似爲天作孽。而事稽其實。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變不虛生。亂由自取。故從古聖帝明王。不問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務自盡也。惜淳風術士。見不及此。不能啓迪太宗。謹身教子。以杜亂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皇孫之禍。可不惜哉。

魏徵。巧僞人也。高祖使輔太子。太子被人殺矣。可謂不負高祖乎。先勸太子殺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謂不負高祖乎。己身出處。如轉轆轤。既事竇建德。復事李密。復事唐高祖。既事太子。復事秦王。等于無恥之長樂老矣。其後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諫尤沽名之尤者。徵之心術。真千古巧僞之極者也。餘詳袁簡齋論。不具及。